

《曲谱大成》

稿本三种研究

李晓芹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博士文库

《曲谱大成》稿本三种研究

李晓芹 著

南开大学出版社

天 津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曲谱大成》稿本三种研究 / 李晓芹著.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2015.9
(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博士文库)
ISBN 978-7-310-04892-2

I. ①曲… II. ①李… III. ①戏曲音乐—乐谱—研究
—中国 IV. ①J64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95695 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南开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孙克强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卫津路 94 号 邮政编码:300071

营销部电话:(022)23508339 23500755

营销部传真:(022)23508542 邮购部电话:(022)23502200

*

唐山新苑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210×148 毫米 32 开本 8.125 印张 2 插页 201 千字

定价:24.00 元

如遇图书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部联系调换,电话:(022)23507125

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委员会资助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资助项目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三种残稿概述	8
第一节 《曲谱大成》现存残本为稿本	11
第二节 傅藏本与孔德本为同一系统	24
第三节 《曲谱大成》的体例	28
第四节 研究现状	31
第二章 《曲谱大成》在曲谱史上的价值	40
第一节 明清曲谱编撰的历史	41
第二节 《曲谱大成》产生的社会背景	62
第三节 《曲谱大成》的编写原则及特色	64
第三章 《曲谱大成》与《九宫大成》	75
第一节 《曲谱大成》与《九宫大成》的关系	77
第二节 《九宫大成》所引证的《曲谱大成》	81
第四章 《曲谱大成》的曲学理论	102
第一节 《曲谱大成》涉及的曲学理论与概念	105
第二节 关于曲乐与句法	120
第三节 “接调”的概念与《九宫谱定·总论》	127
第四节 “集曲”概念与【三十腔】曲	130
第五章 传奇与散曲辑佚	141
第一节 《曲谱大成》的文献价值	142
第二节 《曲谱大成》与南戏佚文	151
第三节 《曲谱大成》与传奇辑佚	163

第四节 《曲谱大成》郑藏本所辑佚的南戏·····	183
第五节 明传奇《双孝记》本事·····	191
第六节 《全元散曲》失收散曲补辑·····	196
结 论·····	201
参考文献·····	204
附 录·····	213
附录1 《曲谱大成》总论·····	213
附录2 《曲谱大成》凡例·····	224
附录3 各曲谱收宫调一览表·····	228
附录4 《曲谱大成》残本收宋词一览表·····	230
附录5 孔德本节选·····	234
附录6 《张文桂》(即《薛云卿鬼做媒》)的本事·····	244
附录7 三种稿本页面·····	248
后 记·····	250

引言

本书的研究对象是清初康熙雍正年间无名氏所编南北曲谱《曲谱大成》的三种残稿。纵观曲谱编撰的历史，《曲谱大成》是一部非常特殊的曲谱。它既是一部较早的真正意义上的南北曲曲谱汇编，又是上承明代和清初曲谱，下启《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以下简称《九宫大成》）的一部曲谱。被后人称为“词山曲海”的曲谱巨制《九宫大成》，就是以《曲谱大成》为底本编写的。从目前我们发现的材料来看，自《曲谱大成》编成之日起，二百年间，各种曲谱曲选层出不穷，但仅有《九宫大成》这一部集大成曲谱提到过《曲谱大成》，此外再无任何曲谱或者曲学研究之作提及此谱，这一点让人百思不得其解。《九宫大成》的总论和凡例采用了《曲谱大成》的总论及凡例的部分内容，而且在例曲之后关于曲牌、宫调的注解中，也多有直接引证《曲谱大成》的内容。仔细阅读《九宫大成》的总论、凡例、引用曲文和注解等内容，也是我们想象和还原《曲谱大成》全貌的重要一步。

中国戏曲自宋元南戏一直到清代杂剧，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因为南戏起源并成熟于民间书会，多由书会才人创作，后来才被文人改良，其作者身份卑微，传播场所也是市井之所，南戏在当时就不能登上大雅之堂。虽然当时风靡一时，传唱人口，但而后大多的南戏文本及唱法都已经失传，其中部分题材则被后世戏曲创作反复采用。最早记载南戏曲目的是明代徐渭的《南词叙录》。《南词叙录》共记录宋元戏文六十五种之多，今天虽然多已散佚，我们也可从中窥其盛况。

20 世纪初,王国维等文学研究者开始把目光转向久被忽视的南戏。钱南扬在《宋元南戏辑佚》中说,南戏为文学史上一个失落的环节。失传的南戏曲目、曲选、曲谱中所存的片甲只鳞勾起了人们的好奇心,因此从古籍残本中辑佚、还原旧本的原貌、探索南戏本事就成了早期南戏研究者的首要工作。20 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现了几部有代表性的专著,钱南扬的《宋元戏曲百一录》,陆侃如、冯沅君《南戏拾遗》,赵景深的《宋元戏文本事》,即是当时南戏研究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他们所依据的就是当时所发现的传世曲谱,如《寒山堂曲谱》、《南曲九宫正始》、《九宫大成》等。

旧本旧谱的发现刺激了人们的研究兴趣,反过来,研究者的研究兴趣也直接刺激了古籍善本书的市场,使得旧本、旧谱大都“洛阳纸贵”。胡适论及当时的情况说:

近年文学的观念渐变了,文人学者渐渐知道戏曲为六七百年来的代表文学的一大宗;而戏剧本身也经过巨大的变迁,杂剧固早已成为绝响,昆曲也成了过去时代的文学;物希则自然受人贵重,故近年收藏旧剧曲的人渐渐多了,一部明刻传奇的卖价往往可以抵得二十年前的一部元板名人集子。旧家藏本渐渐出现于人间,宫廷乐工所用抄本也往往流在坊肆。^①

当时旧本甚至宫廷乐工保留的内府本,也都一时流出,变为当时藏书家的收藏,《曲谱大成》就是在这时候被傅惜华先生收藏。他的著录《曲谱大成》稿本的文章也是此时写就,而后钱南扬的文章也再次著录。此时的海外寻访也颇有收获,比如叶恭绰 1920

^① 胡适.《曲海总目提要》序.新编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合肥:黄山书社,2009 年版.第 4-5 页。

年在英国伦敦发现了《永乐大典》所存有的《小孙屠》《张协状元》和《宦门子弟错立身》三种古本南戏。《永乐大典戏文三种》1931年出版。20世纪40年代以后，人们对南戏的研究热情逐渐衰退，一二十年间既无新材料又无新的研究者加入，一直到50年代，钱南扬在《宋元戏文百一录》的基础上重新整理出版了《宋元戏文辑佚》，既是宋元戏文辑佚的集大成之作，也给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的戏文辑佚画上了一个句号。

20世纪90年代以来，有少量的戏曲抄本辑佚整理之作，孙崇涛、黄仕忠的《风月锦囊笺校》《风月锦囊考释》堪称代表，二书系以西班牙埃斯科里亚尔的一个图书馆所藏的《风月锦囊》抄本为研究基础。因为没有更多新材料的发现，其他多为零星研究。

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坐落于天津市马场道74号的河北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亲眼目睹恩师刘崇德先生整理、翻译《九宫大成》的文本和曲谱。恩师的工作使得这部曲家奉为“圭臬”“律令”的集大成曲谱在声乐舞台上复活，重新播唱于人口。恩师的《九宫大成》研究对曲学的发展有不没之功，也是对以往古典戏曲研究重文本、轻音乐的倾向进行了一次校正。恩师的研究态度以及成果对我日后的学术研究影响甚深。可惜我日后从事的工作与文学研究相距甚远。因此，直到我重回河北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才重新确立将词曲学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

读博期间，在恩师的指导下，我对词曲学有了更多的心得。恩师布置给我整理《曲谱大成》稿本的任务，我也不揣鄙陋，一头扎到图书馆里，检索阅读各种曲学文献。《曲谱大成》一直是非常难寻访的一部曲学文献。20世纪二三十年代，傅惜华先生获得了该谱的一种本子，百般寻访其他本子一直未有所得。钱南扬先生仅仅听说过此谱的存在，任半塘在《唐声诗》中提及了孔德图书馆所藏本，而其他研究者似乎对该谱闻所未闻。今天能够见到的《曲谱大成》三种残稿，包括国家图书馆所藏的郑振铎藏本十

五卷、首都图书馆所藏的孔德本三种（可以算作一个体系），以及中国戏剧研究院的傅惜华藏本五卷，虽非全本，但材料珍贵，足资参考。

《曲谱大成》的成书一定在《九宫大成》之前，也在其所引证的《南曲九宫正始》《北词广正谱》等之后。从胡适所说的二三十年代旧本流传的情况来看，这应该是当时流出的宫廷乐工所用抄本的一种，可惜不能请出前辈诸公一问。至于它为何埋没二百余年，我们推测，最可能的原因是因人废言，但这也只是猜测而已，需要更多新发现的材料来验证。

我们开始研究这部神秘的《曲谱大成》，既是源自对《九宫大成》的研究，也是源自对《曲谱大成》残本内容本身的好奇。《九宫大成》的重要价值，曲学研究者人人皆知。该书遍考诸谱，广征博引，取诸谱之精华而成集大成之作，以材料丰富、考订详实而被近代曲家吴梅誉为“词山曲海”。《九宫大成》到底采用了多少《曲谱大成》的内容？除总论、凡例、题注、尾注等明引的内容以外，从体例等方面是否还有借鉴？《九宫大成》的《南词宫谱·凡例》云“今以《曲谱大成》、《南词定律》、蒋沈诸谱择而用之”，将《曲谱大成》列为诸谱之首，将部分内容的著作权归于《曲谱大成》。而在校订旧编曲谱的错误时，《九宫大成》主要引证和参资的对象就是《曲谱大成》《南词定律》《北词广正谱》等三种曲谱，其中以引证《曲谱大成》的内容为最多。据钱南扬先生统计，《九宫大成》直接引证《曲谱大成》共计有七十六则。我们在反复翻检《九宫大成》时，发现该书包括凡例，引证《曲谱大成》之处仅七十则。这些当然不包括对《曲谱大成》曲学思想和编写理念的直接吸收，如《曲谱大成》专门提出的“犯调”概念，《九宫大成》则改造成为“集曲”概念，虽然是换汤不换药，因《曲谱大成》一直未被发现，故“集曲”一直作为《九宫大成》的创新之一。

《曲谱大成》目前仅三种残稿存世。残稿虽然缺失了很多内容，但就现存的内容来看，《曲谱大成》作为南北曲曲谱汇编已经初具规模；就其收曲来看，所收例曲数量巨大，值得整理和进行辑佚与校勘；就其总论和凡例的内容来看，其理论体系已经基本成型。所有这些都值得我们进行深入探讨。这也是本书研究的动机所在。本书的目的就是，以《曲谱大成》这样一部曲学文献来进行文献校勘和辑佚，从其曲文寻找南北曲发展的脉络和线索，找出仍然不为人知的南北曲佚文，并从曲学的角度、曲谱编写的角度来分析它的创新之处。

本书作为全国高校古委会的资助项目“《曲谱大成》残稿三种整理及研究”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一部分，从原始文献出发，在对三种旧稿本的内容进行过录和整理的同时，力求先将《曲谱大成》置于曲谱编撰的历史和曲学的框架中加以综合考察，虽然主要偏重于其文献价值，但我们仍试图将此谱作为一个样本，来分析自明代直到《九宫大成》之前的曲谱编写情况。《曲谱大成》本身具有特殊性，对其进行综合性的考察既是必要的也是必须的。

曲谱的产生与曲格的完备相关。词体完备后才有词谱的出现，而曲体完备后有曲谱出现。这两种音乐样式，因为“倚声填词”，才可能限定宫调、句式长短、声音平仄、押韵与否等等，因此才有词谱和曲谱的出现。词、曲源自唐曲子，经过文人的驯化，变成文人之间竞相逞才的一个载体，最终实现了规范化。而规范化最直观的表现形式就是词谱与曲谱的编写。曲谱之作，从其产生之时直至《曲谱大成》编写的时代，曲牌分为两种，一为宫谱，一为曲谱。而宫谱和曲谱的区别，按照王季烈《螭庐曲谈》的说法，应该是点校、标明正衬、板式的为曲谱，标注四声阴阳、腔格高低并注工尺板眼的则为宫谱。如此看来，《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之称“宫谱”，《曲谱大成》名为“曲谱”，不过是任意选择，而名与实则并不相符，不能坐实其名。从其现存体例来看，我们

还不好将此二谱简单地列在宫谱或者曲谱之列。从现在的残本来看,《曲谱大成》的编者似乎意图在于既标正衬、板式、厘正句读,又试图按照流行曲本为例曲抄上工尺,实际综合了曲谱和宫谱两种曲谱的特征为一书。

现在对曲谱的分类,还有一种办法,就是将今存曲谱大致从形式上分为三类,一为格律谱,也就是按照宫调分类,列曲牌及乐谱的宫谱和曲谱;一为作品谱,所收乐谱为专门的戏剧谱,一般依照通行唱法记录;三为演出谱,此为实际演唱乐谱,一般可分为清升平署本与民间抄本两种。本书所讨论的曲谱,并不包括后一种。

根据以上这两种分类方法,我们来看一下明以来的曲谱之作。明代蒋孝的《旧编南九宫曲谱》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一部曲谱,明代朱权的《太和正音谱》当作北曲曲谱的雏形,但《太和正音谱》的主要成就是对音韵格律的论述,蒋谱才是现存最早也是最具有榜样作用的曲谱。蒋孝自序称该书是在原《九宫》《十三调》二谱的基础上而作,但这两种曲谱已不流传,都赖蒋谱得以保存。明代沈璟的《增订南九宫曲谱》、沈自晋的《南词新谱》、清代李玉的《北词广正谱》、钮少雅的《南曲九宫正始》、张大复的《寒山堂曲谱》(题作《九宫十三摄南曲谱》),若照此标准应该都是曲谱而非宫谱;可以称为宫谱的似乎仅有《南词定律》和《九宫大成》而已。因此,宫谱和曲谱,初命名时也许无意,后来也是人为的简单划分,而编选者在实际创作时命名也很随意,并不刻板遵守,故第一种分类在此聊备一说,并不能以此为据,或者按照第二种分类方法统称为格律谱为宜。由此也可以看出《曲谱大成》的编写者在立意上就高出以往诸谱,在《九宫大成》之前已经自矜为集南北词与宫谱、曲谱之“大成”。此“大成”又是彼“大成”的创作基础。

关于《曲谱大成》的研究,目前有恩师刘崇德先生的《燕乐

新说》、周维培《曲谱研究》以及吴志武的博士学位论文《〈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研究》。刘崇德先生的著作全面地讨论了《曲谱大成》的版本、编纂时间等，并详细对比了《曲谱大成》和《九宫大成》中的词乐谱，介绍了《曲谱大成》的三种版本，是对《曲谱大成》最全面和最权威的论述，特别是对傅惜华藏本的介绍，此前未有他人论及。刘先生推测《九宫大成》所引证的本子为《曲谱大成》的定本和完本。他将《曲谱大成》的三十二首词乐谱翻译了二十八首，辑入其《唐宋词古谱百首》一书之中。此外，他的《碎金词谱今译》《元杂剧乐谱研究与辑佚》《乐府歌诗古乐谱百首》《元曲古乐谱百首》等，也有部分古乐谱出自《曲谱大成》傅惜华藏本和孔德本。刘先生认为《曲谱大成》的编写时间大致在《南词定律》出版后，即康熙五十九年（1720）至《九宫大成谱》编写之前。本书所作的研究都是在刘崇德先生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同时参考对照了其他研究者的文章。

目前尚没有人将《曲谱大成》整理出版，以供曲学研究者研究之用。本书正是整理工作的第一步，今后可以做的工作还很多。

第一章 三种残稿概述

本章着重讨论《曲谱大成》三种残稿的情况和《曲谱大成》的研究现状。正如我们在“引言”中所说,《曲谱大成》作为清代康熙雍正年间无名氏所编撰的一部南北曲曲谱汇编,于编成之日就从人们的视线消失。在此后的二百多年里,曲谱、曲选名目繁多,但仅有成书于乾隆十一年(1746年)、周祥钰等人编写的《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以下简称《九宫大成》)屡屡提及并引证《曲谱大成》的内容。根据《九宫大成》的编写背景和20世纪二三十年代流传的情况,我们可以推断这是秘藏于内府、宫廷乐工用来参考的本子。

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曲谱大成》的三种本子,都是手稿,分别藏于三个不同的图书馆,都已经成为海内外孤本。这三种残稿,一为首都图书馆所藏的孔德本(以下称“孔德本”),一为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藏的傅惜华藏本(以下称“傅藏本”),一为国家图书馆所藏的郑振铎藏本(以下称“郑藏本”)。今天所存的三种本子中,傅藏本与孔德本北曲南曲皆收,内容有重合,郑藏本只收南曲。可惜的是,即使三种本子放在一起,也已经凑不齐《曲谱大成》的全部内容了。

根据仅有《九宫大成》一书以此为底本进行编写的事实以及其流传情况,可以看到《曲谱大成》在编写成书之初,即因为某种我们无从得知的原因藏入内府,不再为外人所知。《九宫大成》采用了多种内府藏本,《曲谱大成》这部书自编成之日起,也就一直埋没在众多的内府藏书之中,直到20世纪才从宫廷流出。《九

宫大成》编写者有查阅内府藏书的便利，因而得以将该书的精华全盘收入了《九宫大成》。那么，当初《曲谱大成》是否已经编成定稿了呢？我们根据《九宫大成》引用的情况，猜测该书已经编成。而周祥钰《新定九宫大成序》又说“庄亲王既蒙上命纂辑《律吕正义》，因念雅乐燕乐实相表里，而南北宫调从未有全函”，似乎《曲谱大成》并未有南北曲汇编为一书的定稿，而早于《九宫大成》的康熙年间王奕清所编的《钦定曲谱》，明明已经将南北曲谱集于一书，所以也许这是文人的夸大之辞。但无论编成与否，当时《九宫大成》编写者所见的内容都比现在的残稿内容要丰富得多。

下面就三种残稿著录、流传的情况和主要内容进行简要的介绍。

孔德本，因原藏于孔德教会学校图书馆而得名。1949年以后，该馆图书归入首都图书馆。这就是民国年间的《国立北平图书馆戏曲音乐展览会目录》所著录的本子。该书目也是最早正式著录《曲谱大成》的书目。该目录著录有三种《曲谱大成》，分别作“曲谱大成 八册 钞本”“曲谱大成零钞本 四册 钞本”“曲谱大成总论 八册 钞本”，后注“右孔德图书馆藏书”，即今首都图书馆所藏三种《曲谱大成》^①。

傅藏本，现藏于中国艺术研究院戏曲研究所资料室，因曾是已故曲学家兼藏书家傅惜华先生旧藏而得名。这是1981年的《中国音乐书谱志》所著录的一种《曲谱大成》的本子。该书目在“戏曲音乐”一节著录有“1132 曲谱大成 [清]荀溪生辑 待查 ①旧抄本 ②扫叶山房石影印本（工尺）①218 ②741”^②一则。从此条内容可知，《曲谱大成》共有两种，只有第一种注作“旧抄本”

① 国立北平图书馆. 国立北平图书馆戏曲音乐展览会目录. 国立北平图书馆, 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版. 第40页。

②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资料室. 中国音乐书谱志. 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 1994年版. 第31页。

的，才是中国艺术研究院所藏的残本（即傅藏本）。而我们反复查阅图书馆的资料，没有找到所谓的“扫叶山房石影印本”。我们也曾经托人到江西省图书馆查询此书，发现也没有这一版本。另外，也没有关于“荀溪生”所作曲谱的记载。所注“待查”二字也证明这仅是书目编写者的推测之辞。在20世纪30年代的南戏辑佚热潮当中，钱南扬、赵景深、陆侃如、冯沅君等人都是借助新发现的曲谱和曲选材料来进行南戏辑佚的。由于已知的有价值的曲谱材料并不充足，而南戏辑佚的所得仍然有限，人们就对发现新材料抱着很大的期望。当时《南曲九宫正始》和《寒山堂曲谱》等曲谱抄本的发现就曾引起学界的一阵轰动。傅惜华先生在《南曲九宫正始》发现之时著文，称自己收藏有康熙年间稿本《曲谱大成》，他认为《九宫大成》以《曲谱大成》为蓝本，《曲谱大成》所选南戏数量巨大，而且标注出处，而标明取自《钮少雅谱》（即《南曲九宫正始》）的也很多，在编写体例上具有很大的优势，因此《曲谱大成》在曲谱史、曲学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作为曲学文献具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傅惜华痛惜其全本不传，认为如果此书将来有一天能够被人寻访到，一定会成为“宋元南戏研究者之秘笈”，曲学家一定会在南戏辑佚等领域有诸多新的发现^①。之后钱南扬亦根据傅惜华的介绍，在关于曲谱的一系列文章中著录了《曲谱大成》^②。但可惜的是，因为条件的限制，当时对《曲谱大成》的研究尚属空白，两位先生也仅知有此种残稿，并不知道《曲谱大成》其他残稿的存在。这种残稿当初是傅惜华的私人藏书，所以直到今天多数的曲谱研究者也并不曾了解此种版本的全貌，虽早已被著录，却一直没有人对其详细内容进行分析研究。直到20世纪90年代，刘崇德先生校译《九宫大成》，并出版了关于词

① 傅惜华. 宋元南戏佚文之宝藏——关于《南曲九宫正始》. 傅惜华戏曲论丛.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7年版. 第312页。

② 钱南扬. 曲谱考评. 汉上宫文存续编. 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 第203页；论明清南曲谱的流派. 同上. 第164页；南曲谱研究. 同上. 第191页。

曲音乐的专著《燕乐新说》，才对此种版本进行了较多论述。其他曲学研究者都不曾涉及此种残本。

郑振铎先生的藏本，一直不为傅、钱以及后来的南戏研究者所知。1957年郑振铎先生去世之后，家属将其藏书捐赠给当时的北京图书馆（即今天的国家图书馆），该馆的藏书目录才第一次出现了《曲谱大成》一书的名字。因为国家图书馆的名气，现代的曲谱研究者才得知此本的存在，逐渐有人在进行曲谱研究时去国家图书馆访书，进行研读和抄录，得以知其原貌，比如周维培和吴志武，我们在后文将提到。郑藏本共计十五册，书前、书后皆有“长乐郑振铎西谛藏书”的印章。此残本所收皆为南曲，无谱，但部分曲目用朱笔点板眼（吴文认为此本“未标工尺与板眼”^①，误）。全稿无栏格，不分卷。抄写字迹清秀，有朱笔圈点、校对之处。我们参考另外两种本子的情况，可以证明此三种本子为《曲谱大成》残本。同时，我们可以更进一步证明，这三种本子应该是《曲谱大成》编写过程中的初稿本。

第一节 《曲谱大成》现存残本为稿本

《曲谱大成》这三种本子，内容皆不够完整，或是无总论和凡例，目录与正文无法对应，二十八宫调收录不全，或是部分曲文有词无目，部分目录则有目无词，总论、凡例所说的编写原则，也并未在正文中遵守，而且从文字多有修订标记、又多夹纸来看，这三种本子都应该是《曲谱大成》编写过程中的初稿本。

^① 吴志武.《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研究.上海音乐学院,2007年.第46页。